



南浦文集卷之上目錄

一 衆樂記

三 鐵炮記

五 寄附高野山屏風

七 琴記

九 枉直論

十一 送信公雅藏回粉里序

十三 託於周易大全書後

十五 與重位公書

十七 跋馬書後

二 國分新府記

四 修復高野山蓮金院記

六 茶室記

八 贅敷根中書公琴背

十 勉學文

十二 刻石文

十四 跋兵術書後

十六 跋射義書後

十八 跋貞昌公鶯宿梅詩後

淺草文庫

十九 書素書後

廿二 久保

廿三 忠豐

廿五 須義弘公德業文

廿七 轉讀般若配帙

廿九 六部般若配帙

卅一 隅列國分莊末德寺幹緣文

卅三 修葺石体宮文

卅五 淨光明寺上梁文

南浦文集卷之上目錄終

廿一 書於義弘系圖之後

廿二 歲久

廿三 薩隅日三列府君歷代歌

廿六 壽龍伯尊君文

廿七 看讀般若配帙

卅 觀音經配帙

卅二 平出水入權現上梁文

卅四 隅列願成寺鐘銘

南浦文集卷之上

一 衆樂記

天下達道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所以行之者有三。曰知仁勇也。行此三者有一。曰誠也。子思之所述。孟子之所傳。不可誣也。有誠則天下國家可均也。况父子昆弟乎。是以誠。弼諸中。而彫諸外。則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然也。否則反之。世之於樂也。亦然。天下樂器有八。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其鳴之也。有五音焉。有六律焉。以成之者。一和之所致也。是以和鬱於中。而泄於外。則雖兒童走卒。皆知其然也。

否則反之。一和成而八音調。一誠立而五舉行。所謂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和者。從容不迫之謂也。誠與和者。反覆相因。有誠則有和。有和者必有誠矣。是復古今之通義也。龍伯惟新。兩尊君者。藤氏貴家之昆仲也。同知薩隅日三列者。年尚矣。生知孝友。終始弗渝。天下惟知有其兩君也。是以家齊國治。延及羽林。次將忠恒公。公致序於兩君者。猶文王之問安於王季。少有不安節。則行不能正履矣。非誠與和之至者。豈能若斯哉。是故士庶之在封內者。事三君。猶一體矣。今茲甲辰之初秋。惟新尊君令群

賢少長之在左右者。奏衆樂以獻之於龍伯尊君。蓋和順彌諸中。而孝友彪諸外者也。情義之親。誰敢不欽服乎。於是仰觀者如堵墻。不知其幾百圍矣。龍伯尊君觀之。樂之。其歡甚矣。雖曰累却老延年之方。百舉何敢若衆樂之順其神者哉。予觀群賢之風流少長之衆。藝有鳴方叔之鼓者。縱雖雷門。何以羞之。有吹李暮之笛者。縱雖山石。猶可裂之。或插菊花於巾上。或酌蒲萄於盃中。或齧邵平之瓜。或挑諸葛之菜。有椶葉之散。夜叉頭者。有荷華之似菩薩面者。龜齡鶴筭者。祝兩君之遐壽。螺甲鷓班者。滿群賢

之衣袖若夫砧杵與紡績者民間之業示不忘也。鎮杵與擊磬者僧家之課示不忘也。或支鼎鑪而煮碧雲或嫌錦繡而裁白紵其風流瀟灑不可勝計矣。加焉建翠華之旗者數十人帶胡蓬之簪者數百人非日戰之欲講武事也。於是乎人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君之好樂何一至於斯極哉。所謂與衆樂樂者也。予復何幸觀斯盛事因書此無用之贅言呈執事貞成公以供一莞云。

二 國分新府記

大隅故列國分新府路通日向地接薩摩襟清水而

帶大津顧其後背有億丈之城其為主將者不振兵威以戒不虞望其前面有萬頃之田其為人民者有勤農業以樂有年其食足兵足者又非治國之具乎。此則新府之所兼有也。若夫

八旂正宮之有乾門也。有護國靈驗之名。

霧嶋權現之在良闕也。有安住不動之勢。地已靈而人未傑者。為可惜矣。慶長六年辛丑夏之仲

龍伯尊君相彼鑿山通江以欲營府第於此地其用入力者非物情之所欲。蓋避其地之低濕也。去歲甲

辰八月遣佐多宮內少輔忠增公遠至洛陽。推陰陽

博士正五位上賀茂朝臣在信公之室而問其地之
 臧否在信修鎮地鎮宅之秘法坐措府第之四維於
 泰山之安加焉為尊君祈身宮康健祝壽筭綿延
 忠增公歸國之後綿綿於野外以分街巷予觀夫新
 府勝狀東西之衢其數九者蓋象于陽數也南北之
 陌其數五者蓋象于五行也士大夫之家于九衢者
 三百蓋取于禮義三百也其營中之延袤方九十
 餘間而不滿百者虧盈而益謙也尊君之為人其
 其德而不居其德非特國家之士民仰其德盡日本
 國中無處而不稱其謙德者也所謂虧盈而益謙者

尊君之所素有也以此謙德接于下衆庶之歸也豈
 復有限量乎是故不自而華第創造之功成士大
 夫迨庶人之新居亦其功成矣於是英雄霧列俊傑
 星馳尊君之願既滿衆人之望亦足矣不幾而新
 府為一都會之地不亦盛哉且復東有惠果弘法之
 末裔鎖金剛之關鍵以演秘密之教西有洞山曹山
 之的派立五位之旌旗以傳直指之印何止於此有
 役小角之流執錫以念不動明王有釋一邊之流鳴
 鼓以禮無量壽佛是亦為尊君祝無量之壽為新
 府安不動之地者也豈不為無意哉若予之輩世之

賸人也。雖不得爲刀筆之吏。觀此德之至。與業之成。忘其固陋。記勝槩之萬一。以告在野外者。之欲往觀。而不能徧觀者云。

鐵炮記

代種子嶋久時公

隅列之南有一嶋。去列一十八里。名曰種子。我祖世居焉。古來相傳。嶋名種子者。此嶋雖小。其居民庶而且富。譬如播種之下。一種子而生。生無窮。是故名焉。先是天文癸卯秋八月二十五丁酉。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國來。船客百餘人。其形不類。其語不通。見者以爲奇怪矣。其中有大明儒生一人。名

五峯者。今不詳其姓字。時西村主事有織部丞者。頗解文字。偶遇五峯。以杖書於沙上云。船中之客。不知何國人也。何其形之異哉。五峯即書云。此是西南蠻種之賈胡也。粗雖知君臣之義。未知禮貌之在其中。是故其飲也。杯飲而不杯。其食也。手食而不箸。徒知嗜欲之愜其情。不知文字之通其理也。所謂賈胡到一處輒止。此其種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非可怪者矣。於是織部丞又書云。此去十文三里。有一津。津名赤尾木。我所由。賴之宗子。世世所居之地也。津口有數千戶。戶富家昌。而南商北賈。往還如織。今雖

繫船於此不若要津之深而且不漣之愈也告之於
 我祖父惠時與老父時堯時堯即使扁艇數十架之
 至於二十七日己亥入船於赤尾木津丁期之時津
 有忠首座者自別龍源之徒也欲聞法花一乘之妙
 寓止津口終改禪為法華之徒號曰住樂院殆通經
 書揮筆敏捷偶遇五峯以文字通言語五峯亦以為
 知己之在異邦也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也賈
 胡之長有二人一月牟良叔舍一月喜利志多住孟
 木手携一物長二三尺其為體也中通外直而以重
 為質其中雖常通其底要密塞其傍有一穴通火之

路也。形象無物之可比倫也。其為用也。入妙藥於其
 中。添以小團欒。先置一小白於岸畔。親手一物。修其
 身。眇其目。而自其一穴。放火。則莫不立中矣。其發也
 如掣電之光。其鳴也如驚雷之轟。聞者莫不掩其耳
 矣。置一小白者。如射者之棲鵠於侯中之比也。此物
 一發而銀山可摧。鐵壁可穿。姦宄之為仇於人之國
 者。觸之則立喪其魄。况於麋鹿之禰於苗稼者乎。其
 用於世者。不可勝數矣。時堯見之以為希世之珍矣。
 始不知其何名。亦不詳其為何用。既而人名為鐵炮
 者。不知明人之所名乎。抑不知我一嶋者之所名乎。

一日時堯重譯謂一人蠻種曰我非曰能之願學焉
 蠻種亦重譯答曰君若欲學之我亦罄其蘊奧以告
 焉時堯曰蘊奧可得聞乎蠻種曰在正心與眇目而
 已時堯曰正心者先聖之所以教人而我之所以學
 之也大凡天下之理不從事於斯動靜云為自不能
 無差矣公之所謂正心豈復有異乎眇目者其明不
 足以燭遠如之何而眇其目乎蠻種答曰夫物要守
 約守約者以博見為未至矣眇目者非見之不明欲
 守其約以致之遠也君其察之時堯喜曰老子之所
 謂見小曰明其斯之謂歟是歲重九之節日在辛亥

涓取良辰試入妙藥與小團鉛於其中置一小白於
 百步之外放之火則其殆庶幾乎時人始而驚中而
 恐而畏之終而翕然亦曰願學時堯不言其價之高
 而難及而求蠻種之二鐵炮以為家珍矣其妙藥之
 持節和合之法令小臣篠川小四郎學之時堯朝磨
 夕淬勤而不已嚮之殆庶者於是百發百中無一失
 者矣於此之時紀州根來寺有杉坊某公者不遠千
 里欲求我鐵炮時堯感人之求乏之深也其心解之
 曰昔者徐君好李札劍徐君雖口弗敢言李札心已
 知之終解寶劍吾嶋雖禰小何敢愛一物且復我不

求自得喜而不寐。十襲秘之。而况求而不得。豈復快於心欤。我之所好。亦人之所好也。我豈敢獨私於己。而韞匱而藏諸。即遣津田監物。亟持以贈。其一於杉坊矣。且使之知妙藥之法。與放火之道也。時堯把玩之餘。使鐵匠數人。熟視其形象。月鍛季鍊。新欲製之。其形制頗雖似之。不知其底之所以塞之。其翌年。蠻種賈胡。復來於我。鳴熊野。一浦。浦名熊野者。亦小廬山。小天竺之比也。賈胡之中。幸有一人。鐵匠時堯。以為天之所授。即使金兵衛尉清定者。學其底之所塞。漸經時月。知其卷而藏之。於是歲餘。而新製數十之。

鐵炮。然後制。造其臺之形制。與其飾之。如鍵鑰者。時堯之意。不在其臺。與其飾。在乎可用之。於行軍之時也。於是乎。家臣之在遐迩者。視而效之。百發百中者。亦不知其幾多矣。其後和泉界。有橘屋。又三郎者。商客之徒也。寓止我鳴者。一二年。而學鐵炮者。殆熟矣。歸旋之後。人皆不名。而呼曰鐵炮又矣。然後畿內之近邦。皆傳而習之。非翅畿內。關西之得而學之而已。關東亦然。我掌聞之。於故老曰。天文壬寅癸卯之交。新貢之三大船。將南遊大明國。於是畿內以西。富家子弟。進為商客者。殆乎千人。攝師。篙師。之操舟如神。

者數百人。艤船於我小嶋。既而待天之時。解纜齊棹。望洋向若。不幸而狂風掀海。怒濤捲雪。坤軸亦欲折。吁。時耶命耶。一貢船檣傾撒摧。化鳥有去。二貢船漸而達於大明國寧波府。三貢船不得乘而回。我小嶋翌年再解其纜。遂南遊之。志飽載海貨。蠻珍將歸。我朝大洋之中。黑風忽起。不知西東。船遂飄蕩。達於東海道伊豆列。列人掠取其貨。商客亦失其所。船中有我僕臣松下五郎三郎者。手携鐵炮。既發而莫不中其鵠矣。列人見而竒之。窺伺倣慕。有多學之者矣。自茲以降。關東八列。暨率土之濱。莫不傳而習之。今夫

此物行乎我朝也。蓋六十有餘年矣。鶴髮之翁。猶有明記之者矣。是知嚮之牽種。一鐵炮。我時堯求之學之。一發而聳動於扶桑六十列。且復使鐵匠知製之之道。而徧於五畿七道。然則鐵炮之權輿於我種子嶋也。明矣。昔者採一種子之生生無窮之義。名我嶋者。今以為符其識矣。古曰。先德有善。不能昭昭於世者。後世之過也。因而書之。

四 修復高野山蓮金院記

紀列高野山金剛峯寺者。真言秘密之道場。而佛法最上之靈境也。少將家久景仰之之餘。素欲創一字

之梵刹以為未來宿因善根因茲令成正院賴真遙
 上其山以擇其地雖曰山之高野之曠有數千餘畝
 之僧房以故無可插草之地賴真可柰之何哉於是
 之時寶生院大僧正政通為一山之檢校檢校感我
 歸依之志也相攸於蓮金之院欲改之一新以為我
 寺寺地雖寸其價直百千兩金於是以檢校之命告
 主於蓮金者買其院之地以三千兩白銀然後如渡
 得船如暗得燈即勵土木之功命匠氏之有棟梁材
 者以創建數間新寺矣曩昔釋尊出世之後有須達
 長者擇地而布八十頃黃金以草創祇園之寺尔來

覆且扶桑創建精舍者無列無處而不有之矣我之
 於須達其富之大小雖不同而歸依之志豈復有淺
 深乎仰冀彼一院與山齊其高與水度其長為我鳴
 津氏之寺永不退轉假使雖有亂劇之及於斯山檢
 校與我金石之約何敢違之乎且復住於此院者至
 盡未來際無長無少學侶之續挑法燈者可也誓莫
 令行人之輩徒奪其席件件書以告於闔山之學侶
 學侶亦勿違失之幸也



寄附高野山屏風

此孔子聖蹟圖者我曾祖父前相列刺史日新翁為

之屏障置之座右以備其觀覽矣予幸繼其芳躅將
 廣曾祖父之業因命畫師等林墓之以欲使我孫子
 仰聖蹟於百千年之後今寄附之於高野山所冀此
 圖之設與山弥高與水弥長聖道之傳無諸無窮寄
 附之志在茲而巳

六 茶室記

茶之用於世者不知幾百歲矣李唐之時有姓陸者
 羽字鴻漸而老於文學者自號桑苎翁其於學也耻
 一物不盡其妙茶術最精嗜之着茶經三篇言茶之
 源之具之煮之器等者備焉然後天下知飲茶矣後

甫里先生置小園於顧渚歲入茶租自為品第書一
 篇以繼茶經之後矣至於烹試者宋蔡君謨細錄條
 數謂之茶錄茶錄出後炙之碾之法與彼色香味
 其論尤備然後士大夫追庶人之家莫不用焉王川
 先生嘗陽羨茶作歌以謝孟諫議摩困道人喫雙井
 茶作詩以贈蘇內翰千歲以為美談矣我日本四方
 之國莫不產茶者其產城列宇水者官焙而本朝以
 為絕品其餘之產者私焙而其味之苦硬與宇水色
 香味較之則不可同日而語矣五畿近邦之好事者
 藏宇水所焙之茶以築小室每迎嘉賓上客試其色

與香味矣。好事之士。在遐遠者。亦不遠千里。每歲三月。投壺於宇水水邊。以藏其茶矣。及其茶之到來也。嗜之之士。鬪其色與香。中華所謂鬪試是也。鬪試之家。風流瀟灑。亭亭物表。若夫張三李四之徒。窺見其室之好者。或寡矣。爰有藤氏一士。予之莫逆也。素有才之美。而克勤家業。傍學聖賢書。未敢厭之事。君事長之暇。好嗜茶事。慕陸棻二公之為人。也是故。以嗜茶。聞於一鄉。比來。引余於茶室。即應命赴之。我觀茶室之勝狀。外設華門。內為主竇。圭竇之中。鞠躬而入。則每印足跡。置一小石。蓋欲其履之不濕也。一木

榻之上。置數箇蒲團者。蓋欲其膝之易安也。盼其庭際。移千株之珍松。種數片之怪石。青苔之堆其錦野。草之鋪其茵。即有拔俗出塵之想矣。雖曰禪寂無塵之地。豈復若之哉。所謂靜裡乾坤。閑中日月也。中有一露地。灑之掃之。不立一塵。不容一芥。不覺令人道遙於風塵之外矣。既而入茶室。茶室縱橫。不過七尺。然而有大厦高堂之勢。而無峻宇雕牆之奢。其室中之所有者。一鼎。松風耳得之。而為聲。一瓶。桃花自遇之。而為色。大凡桃之為花也。書於月令。詠於周詩。雜出於唐宋諸賢之詩賦。其花之紅者。婦人小子所得

而能知也。今也斯花白賁者。花中之質素者乎。尚質素者。嗜茶者之所為也。所謂質素者。非不飾也。不使華沒實而已。蓋世之嗜茶事者。托心於茶與花。與達者數子。結金蘭之交者。我知其避世之浮華而不失其本真之人也。不然何以尚質素之至於斯極乎哉。少焉純公盛炭於康瓠。手之而出。扛鼎於石爐中。置炭於紅爐上。則炭火之有焰者。忽作爆竹之聲矣。按茶經云。湯沸如魚目。為一沸。四邊泉湧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當其水氣全消也。謂之老湯。老湯之後。嚮之所謂松風颭颭。猶

有十里之聲。我今未試。肌膚先清。而破其孤悶矣。加之露葵之賑。其盤流霞之蒲。其盃盃僅三巡。物非多品。而其風味之厚。想是使易牙試之。不為過與不及也。然後出茶戶。而盪水漱石。從容徜徉。而復入茶室。於是乎公掬水於一器。且復手小壺與一碗。而後燭其碗。令之熱。而點小壺茶。令三沸。老湯入於一碗之中。其茶之色太青。而久凝碗面。香之與味。復不足言焉。予乃變色珍戴。而喫之。匪翅一洗。我不平。事忽覺通仙靈。於是豈無懷古之感乎。曩昔維摩居士築方丈之室。中容三萬二千之猊座。千歲以筆之於書矣。

今也公之小室不足於方丈而超三萬里之弱水坐
 到蓬萊佳境然則勝於居士之室者遠矣於斯之時
 公眇觀太瀛海於一室內洗除九衢塵於一甌中者
 也它日予亦著芒鞋扶竹杖從子於小室以終吾生
 矣歲在己酉春三月既望南浦玄昌書之昔慶長之
 十四年也



琴記

孟夫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
 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至哉言也夫治天下者
 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師曠古之樂

師而能知音者也然無六律之以節五音何敢辨其
 清濁高下乎况於養人之耳乎六律之正五音者猶
 仁政之治萬邦也

羽林尊君家人公平日以安國齊家之不可不率由
 舊章常以為事矣有一言便於政事者則不擇古今
 不論貴賤寔能容之先是三五年招京城樂師甲說
 者國務之暇使之鼓琴以知君微臣微之有尊卑且
 國家之有事物而不可闕其一者在此琴微之上矣
 一日尊君告予以說琴之所由作與古人所鼓之
 趣即答之曰予自少之時雖在村校未能解古今事

實且耽於禮樂之書何有塞尊君厚望乎然而
 命豈可造乎檢二三之古書訖之日琴本伏羲氏所
 製作也神農氏削桐為琴繩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
 有虞氏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解民之愠阜民之
 財孔子坐於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是
 皆聖人所欲導人於和氣之中而化天下國家者也
 若夫湘靈鼓之以追虞舜相如奏之以挑文君其意
 在欲懷其懿德求其好述非世之鑽穴隙相窺踰墻
 相從者之比也不勞絃者陶潛之識其趣者也為破
 琴者戴逵之辭其招者也是皆群賢之不遇於時而

不及汲於富貴者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以知其
 志之在高山流水也世以為知音矣蔡邕能鼓琴能
 聽音有鄰人之備酒食而召之者邕至其門聞彈琴
 之有殺聲邕怪之遂反後聞鼓琴者之言曰我方鼓
 琴見螳螂向鳴蟬者螳螂一前一却我心唯恐螳螂
 之失之也此非殺心形於聲乎邕之所細聽者如此
 蔡琰邕之小女也邕方夜彈琴其絃忽斷蔡琰時年
 僅六歲聽之曰斷者第一第四絃也果然可謂能繼
 父之業矣昔人之於琴曲彈者聽者各至其極千載
 以為美談不亦宜乎樂本不一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樂之器也。文采節奏。屈伸疾樂之飾也。大凡樂之起。由人心感於物而生。其感者。有邪有正。其正者。善心之所由興。之古樂。而庸君之唯恐卧者也。其邪者。逸志之所由起。之新樂。而暗君之不知倦者也。鄭衛之聲。淫於色。而害於德者也。所謂亂世之樂也。韶武之樂。其實雖不同。以揖遜有天下。以征討成功於天下。一經一權。其揆一也。所謂治世之樂也。原夫琴之為制。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大絃為君。小絃為臣。加文聲武聲。二絃以合君臣之恩。而後為七絃矣。古暉十有三象。十二月

其一象。閏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猶諸官論道。而四民各勤其業也。今也。尊君之所鼓。其志在茲耳。觀夫鼓之之時也。聽之者。進旅退旅。其諸士之行禮也。齊一而無參差者也。世俗之樂。姦聲以濫。亂雜無章。俳優侏儒。獲雜子女。不知有父子尊卑之等者。豈可同日而語乎。許氏說。琴禁也。蓋禁淫邪。而正人心者也。自今以往。國家士庶。能會得尊君所鼓之趣。惰慢之氣。自然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風俗之厚。復於太古。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日銷。百姓無怨。若然。則臣之在下者。人人得以

有為忠君敬長之心。油然而興者。猶如十三徽妙曲。一絃一柱無不得其所。何不解膠柱之感乎。嚮之所謂仁政之治。萬邦者。豈特行於昔日。而不可不行於今日哉。慶長十九甲寅十月初八。大龍。本昌謹記。

又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制琴。其制度法。若之數。然後有虞氏之踐天位也。彈南風之雅操。解民之愠。阜民之財。然則有國有家者。豈復可一日忘阜財解愠之治乎哉。師襄孔子之所從學琴者也。嘗曰。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君子無故斯瀕不徹也。師襄之

言而豈徒哉。爰有自得院法師日說者。京城人。而能鼓琴。予守成之暇。學焉。頗解君微臣微之和而不流矣。是故遠求良材於京城。收拾材木者之家。命工為之。庶幾我孫子文武兼全。剛柔相應。得十三徽之妙趣者。君臣合德。以措國於泰山之安者。何止千萬年矣。



贅敷根中書公琴背

敷根氏中書吉頼公者。前嶋津相列。刺史日新老翁之令孫。圖書頭忠長公之令子也。敷根氏有一女無一男。故娶一女。以為敷根氏焉。其為人也。重厚為質。

和暢為心。歲未至而立。人以為有老成典刑矣。近頃
 命工新造琴一張。厥材孔良。而音韻清越。休暇之日。
 洒掃淨室。調弄絃絃。以見君臣合德之理。其志快哉。
 公今在敷根一城。日修其德。以薦士治民。是故君臣
 上下。各一其心者。猶如十三徽之有曲調。而一無錯
 亂者。然則一城之治。豈可不及萬民乎。昔者宓子賤
 為單父宰。不下堂。鳴琴而單父自治。子賤奚取。取其
 君微臣微之各得其所矣。孔夫子稱子賤謂君子哉。
 若人何其成德之至於斯乎哉。加焉。曾點之鼓瑟。風
 舞雩之下。立見人欲淨盡之象。伯牙之彈琴。攀太山

之高。終起知音絕無之嘆。是皆有守於內而無求於
 外者也。何惹一塵埃於其間哉。今公之彈之。以下其
 指抑揚頓挫之中。其節者。一絃一柱之有妙趣者。誰
 敢解之。惟有庭前長松。解其妙趣。以和其一曲。嗚呼
 若公之識琴中之妙趣者。非心聞之深者。豈能解之
 哉。非世人耳聞之所及也。慶長之二十年乙卯二月
 十八日。大龍老夫又之玄昌記。

九 枉直論

爰有李柱李直者。本是生於同胞之內。而長於方寸
 之間。矣。方其未分物我之前。不知何為兄弟。何為復

劣及其發耳自鼻口之欲也。一公一私其相去者天壤易處悲哉。我先說李柱之為人。絕義理公。含情欲垢。是故視聽言動之非禮靡一而不履矣。諛淫邪道之偏辭靡一而不倡矣。加焉狡偽暴慢之色。益於面背。回誕妖異之言。滿於心腹。我聞人之說古云。焚沉香數車。以剝民之皮肉者。鼻之欲其臭者也。醉醇酎一池。以極己之口腹者。口之欲其美味者也。若夫山殺野蕪。村醪家釀。亦有求而嗜之。則不能無亡身况患肥甘不足於口。以羅八珍於前乎。聽亡國之音。以蕩我心者。耳之所為也。視傾城之色。以伐其性者。目之

所為也。四肢之於安佚造次顛沛之間。無一而不見誘於物欲矣。嗚呼李柱。一男子也。獨夫之心。充於中而驕侈之情形。於外以己之私欲。及天下國家。豈可無禍乎。然則枉己之害。雖小。亡其身以及其親。亡其國。以及社稷。其害不亦大乎。由是觀之。一枉之罪。豈不彌天乎。我復說李直之為人。是日是非。非有日有無。曰無人間之事。無小無大。對人以無一覆藏者。是之謂直。直乎吾知汝之不外飾也。然先有其實。而後有其名。則令名亦所不辭也。名實相合者。自古以為難矣。虛名虛譽。為士者之所以深羞也。漢之時有

公孫丞相者。本是諛佞人也。矯世之事紛奢者。試為布被。以欲釣其名。時人以之為詐。宋之時有司馬丞相者。性本不喜華靡。又為布被。時人以之為儉。丞相之位。不以為卑。為其布被者。豈徒然哉。使人謂儉不謂詐者。勢位之人。亦豈能禦其名之自外。而至哉。由名實之當與否耳。可不懼哉。想夫有似直而非直者。葉公之黨直躬者。證父之惡。是謂真直者。可乎。有似顛而非顛者。汲黯之嚴犯顏而塞君之欲。是謂真顛者。可乎。且復有枉已而順人情者。以之事人。則人以為善柔。而不知狂之在其中矣。有正已而無阿曲者。

以之事人。則人以為迂濶。而不知直之在其中矣。是故君子惡似是而非是者。蓋有以耳。又有攻發人之陰私。而訐以為直者。人之惡之太甚者。可勝言哉。所謂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直云直云。不遮掩。而斥言者之云乎哉。斥言之中。有義存焉。能存其義者。獨當直之名。李直其能勉旃。

十 勉學文

予昔少年之時。聞老師之誨於諸生。曰。人之為學。汝知其要乎。蓋不為文辭。而學其為人之道而已也。其學之者。以事父之孝。移之於君。以為之忠。以事兄之

弟移之於長者與朋友以為之順為之信舍舍之豈
 復求哉今也諸生習其句讀詳其訓義膏油繼晷
 兀兀窮年積思於經藉潛心於聖言不貪多而一務
 得於心終日乾乾不寐達旦久而能知其文之為已
 而不外飾為載斯道之器也且復知我心之具衆理
 而應萬事也不深於斯文藉安能至其道哉學有多
 端記誦文辭百家衆技皆是也記誦云者入耳即出
 口未人知我無補於我身記之誦之雖得之必失
 之所謂道聽而塗說者也學夫文辭者吟風嘯月茹
 古含今筆陣掃千人之軍詞場退萬馬之兵睨視萬

古獨步當世有一詩則傳天下之一語則驚世
 上之人見稱一代文豪者不亦宜乎是皆俊傑之士
 能詩能文鳴於一時者也常人之學文辭者欲極新
 欲極奇弄筆以求富貴利達每喜奇麗太妍風花是
 故其書愈多其理愈昧其事愈勤其心愈放所謂流
 蕩忘返者也學夫百家衆技者其行非無可觀者效
 之之徒不能無刻鵠類鷲畫虎類狗之誤因茲識緯
 術數之言富而索隱行怪知人之所不能知行人之
 所不能行乘馬從徒往往為人所重挾其私智隱語
 以眩人加之于譽於勢利之場馳聲於雲霄之上是

皆今之人望。而古人見其進退。而卜時之臧否者也。然則所學之術。可不擇哉。若夫穎利之人。多不好學。若能學。知為己。則一讀未見之書。莫不暗誦。暗誦則有自滿之心。心驚於虛遠矣。穎利之人。而好為己之學。自疆不息。至於其極也。何難之有。魯鈍之人。其性守約。守約不為學。則唯質魯之人。而不為世用也。若魯鈍而知為己之學。則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習之與性之。其德之成者。雖曰聖賢。同其歸趣矣。朱夫子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必要其成者。非百之千之之力行。何至於斯哉。若復

魯鈍而學不為己。患人之不己知。則手雖不捨卷。卷與心遠。隔胡越。終無以入道。必使所學之文籍。而為虛器矣。昔者臧國公性魯鈍。而得聖人之道者。忠信與傳習之極功也。人若傳而不習。則欺其師者也。策子而欺師者。不知之甚也。然則德之成者。不在利鈍。而在勉與不勉而已。諸生勉旃。

十一 送信公雅藏回粉里序

信公雅藏者。豐之前列人也。不遠千里而來訪。予於薩列。廣嶼。嶼陰。其意在欲檢程朱之遺書。而求倭訓。訓話并其理。與義於予。其志可謂大矣。予素不敏。而

不好學。雖日訓誥未敢解之。如其義理。我豈敢乎。然而以予昔之所聞。答子今之所問耳。夫文者。貫乎古今。通乎事物。聖人自盡斯文。衆人自昧其理。蓋詩書六藝之文。無不明斯理。理之所至。非文字語言。何以知其要乎。然苟泥於文字。則不得入自得之妙門。不泥而能解。至道者。古以爲難矣。是故子思子有謂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文字之於道也。亦然。道之有文字。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不動不流。何以知所其由起也哉。昔日之所聞。大抵不過如此耳。予自少之時。侍老師巾幃。聞文辭之未習者。非止

一。目不解其惑者。昏愚而蒙昧也。非訓導之不嚴也。吁。老師今也則亡。我今孤陋而寡聞。訓誥且不啻。况於其理之闡奧乎。予之言雖僭踰。告公者止於此矣。公歸乎。不釋卷。熟讀詳味。有得於言。意之淺者。想矣。與公之深發深省者。如合符乎。其於爲道。同不同。何如哉。予觀公之爲人。簡約以自奉。節操以自守。大異乎世之習。輕肥者之有無厭之求矣。且復扣諸方善知識。不懈於夙興。不倦於夜諷。挑江湖夜雨之燈者。十有餘年矣。是故稱飽參宿衲。今也不以下問爲耻。以廣詢博訪爲我之業。有若無實若虛。此公之不自

足而欲求義理之無窮者也。何其至誠於謙之過其度哉。惟時聖代求賢索士。異自必有紫詔之徵。公者於此時也。任一名藍領衆匠徒。弘其道德。接其方來。自然上下雍肅。遐途仰瞻。然則人皆駢肩累迹。望其法施。誰敢有出於其右者乎。今將歸枌里。不得挽裾。具以寒道。重之以辭。

列石文

古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至哉言也。人而無其誠。何以得立於斯世乎。爰有守詛訪神廟者。之官至太祝。而假名字宿對焉。丞者乎。日無其誠。

而詐與人交。豈有能事神乎。頃為索隱行怪之事。主君聞之。攻之太祝。太祝對曰。吾弗為之矣。請日本國中。之諸神。以誓之。蒙其天罰也。太祝無故立死。所謂靈感響應者也。於是乎。人皆知神罰之不可道。人心之不可詐也。可不謹哉。可不戒哉。刊之於石。貽之於後世。云

年 月 日

記於周易太全書後

文祿癸巳之春。予偶行於一浦。遇自朝鮮而來歸者。之齋持經史。經史紛失。而無全一部者。其中有周易傳義太全三冊。予即求之。至於他邦。又求一二冊。猶

未足者。令人寫之。余來。研朱点之。焚香誦之。恒兀兀以窮七年矣。且復忘其膚淺。妄加後點。吁。我不才未得於辭。况於通意乎。所謂蚘蟬撼樹。精衛填海之比。而多見其不知量也。後之人與我同志者。按之正之。幸也。慶長四年己亥春二月吉辰。此時在城列伏見。嶋津氏邸第畢功矣。

十四 跋兵術書後

代羽林殿下

本邦武家者。流學文講武。以為我業。蓋世治則以文愛民。大服國家之衆。世亂則以武威敵。全衛封疆之界。由此觀之。文武豈可偏廢哉。予自少之時。學孔孟

之書。雖未窺仁義之源。頗探禮樂之緒。且復學韜略之書。聞權變權術之說。行有餘力。則以學兵術之奇。正是亦武家之一藝也。是故四方之士。鳴於此術者。經歷此國。則吾未嘗不得見也。雖然。無出群拔萃之士。於是以為兵術殆熟無當我鋒者矣。小臣東鄉藤兵衛尉學此術者。年尚矣。平素雖聞之。未見其術之至與否。慶長甲辰之仲春。使尉揮劍。其揮在自得。而其妙出于自然。予謂尉曰。學之之師。誰人乎哉。抑亦尉之自得之妙。可得而聞歟。尉曰。曩昔在京師之日。遇一道人。說兵術奇正之理。語高而旨遠。輒不得解。

之數加工夫。晨夕不怠。一旦豁然貫通。得其直指。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始覺此術之出于自然。自然自得之理。道人昔年不以語僕。僕亦今不能為主者。告之也。鞠躬而法矣。是知向之所學者。局於一藝。而今之所傳者。遠出於言意之表矣。宋儒所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其斯之謂歟。号之示現流者。取示現神通力之金文也。自今以往。若欲得此妙理者。潛心近求於掌握之中。莫驚虛遠。至於優游涵泳之久。自然得此妙理。勉旃。勉旃。勿半途而廢可也。

十五 與重位公書

嶋津氏之侍臣重位公者。生於薩列。鹿嶋之府。長於君臣禮義之鄉。予知公者。殆乎十餘年矣。其為人。也生今之世。慕古之風。是故無儒無釋。有講古之道者。未嘗往而不倍其席也。仕而優。則点。雪花。雨。脚。以接嘉賓於茶室。詠而歸。則畫春蘭秋菊。以得精神於筆端。加以學。人先之。詠嶋陰舟學。叔夜之巧。柳下。鍛。不啻名。一藝。貪多務得。夜以繼日。常之言曰。我以道之所存為師之所存也。亦何常師之有。其所志之厚者。可知也。公素嗜兵術。極其蘊奧矣。一日茶話之次。予

謂重位曰。公之所學。真無常師。學兵術者。亦無常師。乎。重位公曰。先是天正年間。大相國大閣殿下秀吉公東西一征之後。築聚落之城於京北。以為天下壯觀也。四方諸侯爭先朝之。我鳴津氏龍伯尊君亦在聚落者有年矣。和尚之所得而知也。若我之輩亦隨侍尊君以在京華者數回矣。於是之時。遇一道人自東關而來。說兵術之奇正。言近而旨遠。所謂精義入神者乎。於是温故知新之心。欲罷不能。見道人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頻敲道人之關者。一寒暑也。道人曰。如子之才。可謂美矣。然

而自古才之美者多。才之成者寡。學能為已。而終日乾乾者。能成其才。學惟為人。而汲汲於利者。豈能成之乎。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子其切問而近思。兵術之妙。在其中矣。至於心術之微者。如輪扁斲輪。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者也。有海之口。何以說之。有溪之舌。何以辯之。若夫鹵莽厭煩。速成亟走者。決無有成之理。子其勉之。我聞道人之言。夙夜思之。工夫不怠。一旦豁然。默契其指。如夢而寤。如醉而醒。始覺此術之無窮盡也。予聞公之語。嘆曰。富哉道人之言。甚哉子之能勤而造其道也。宜乎識者之以子為

極兵術蘊奧也。是歲甲辰之仲春。予侍坐
 羽林尊君於廣府公宮。尊君講學之餘。告予曰。我
 素好兵術。見善於此術者數人。學焉。以為殆熟。近使
 重位揮劍。其自得之妙。遠出于言意之外矣。我封內
 得兵術之妙者。惟重位一人而已。予謹聞。尊君之
 言。喟然歎公之妙于此術也。尊君有一劍。劍中刻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之九字。賜公以廢其術之有
 成。公珍戴以領之。予觀此盛事。欽服有餘。人之瞻望
 咨嗟者。駢肩累迹。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之子葉
 孫枝。億萬年之榮也。於是乎。人皆相聚而言曰。公之

深秘此術者。美玉之韞匱而藏諸之比。而今蒙
 尊君之恩寵者。待其賈者也。可嘉尚耳。重位謂誰東
 鄉藤兵衛尉也。

跋射義書後

射義之書。古之射義所以觀人之德行也。蓋其為書
 也。大射鄉射之事。而其要在於上。自天子諸侯。下至
 卿大夫庶士。壹是正心脩身。周旋進退。各中其節。以
 欲及之於天下國家。昔賢之患後世也。深矣。粵有
 奧列。刺史嶋津忠恒公。尊信此篇者。年尚矣。是歲慶
 長丙午。朝覲之次。始表章之。令予騰寫焉。口之不絕

手之不_レ停_ニ。匪_レ止_ニ。用_ニ之於_一射_ニ。以_ニ斯_ノ道_ヲ。欲_ニ行_ニ之於_一國_ニ。家_ニ其_ノ意_ニ亦_レ深_ニ矣。我_レ嘗_レ聞_ニ之射_者曰_ニ。射_之為_ニ藝_ニ。本_ニ正_ニ與_レ直_ニ。內_ニ志_ニ正_ニ外_ニ躰_ニ直_ニ。則_レ必_レ能_レ中_ニ其_ノ鵠_ニ。其_ノ矢_ノ之_レ遠_ニ至_ニ亦_レ在_ニ其_ノ中_ニ矣。若_レ夫_ノ不_レ正_ニ不_レ直_ニ。則_レ縱_ニ雖_レ有_ニ貫_ニ音_ニ之_レ力_ニ。所_レ發_ニ之_レ矢_ノ。何_レ以_レ能_レ遠_ニ至_ニ。况_レ於_ニ中_ニ其_ノ鵠_ニ乎。誠_ニ哉_ニ射_者之_レ言_也。近_ニ來_ニ日_ノ域_ニ。風_ノ俗_ニ以_ニ其_ノ矢_ノ之_レ遠_ニ至_ニ。以_レ為_ニ達_ニ於_一藝_ニ。又_レ古_ニ主_ニ於_一貫_ニ革_ニ之_レ比_也。且_レ復_ニ男_ノ子_ノ生_ニ桑_ノ弧_ノ蓬_ノ矢_ヲ。以_レ射_ニ天_ノ地_ノ四_ノ方_ノ者_也。亦_レ遠_ニ至_ニ之_レ義_也。非_レ無_ニ其_ノ所_レ由_ニ矣。洛_ノ之_レ東_ニ山_ノ有_ニ觀_ニ音_ノ太_ノ士_ノ之_レ高_ニ居_ニ。南_ノ北_ノ延_ニ袤_ニ殆_ニ乎_一百_ノ丈_ノ。天_ノ下_ニ稱_ニ曰_ニ。三_ノ十_ノ三_ノ間_ノ。古_ニ來_ニ善_ニ射_者。發_ニ其_ノ矢_ヲ於_ニ高_ノ居_ノ之_レ南_ニ。直_ニ以_レ至_ニ其_ノ比_ニ。為_ニ

盡_ニ我_ノ業_ニ。然_レ而_レ其_ノ能_ニ至_ニ者_也。或_レ寡_ニ矣。公_ノ今_ニ從_ニ衆_ニ發_ニ矢_ヲ。矢_ノ之_レ遠_ニ至_ニ也。亦_レ不_レ難_ニ矣。然_レ則_レ其_ノ力_ノ有_ニ餘_ニ。而_レ志_ニ之_レ正_ニ。體_ノ之_レ直_ニ者_也。公_ノ之_レ所_レ素_ニ有_ニ也。何_レ止_ニ於_一此_ニ。自_ニ其_ノ少_ニ時_ニ。而_レ志_ニ於_一學_ニ。學_ニ亦_レ多_ニ術_ニ。牽_ニ於_一章_ノ句_ノ文_ノ義_者。儒_ノ生_ノ之_レ學_也。務_ニ得_ニ其_ノ要_ニ。措_ニ之_レ事_ノ業_者。人_ノ主_ノ之_レ學_也。彼_レ章_ノ句_ノ文_ノ義_{非_レ不_レ學_ニ焉}。無_ニ益_ニ於_一心_ノ術_ノ務_ノ得_ニ其_ノ要_者。正_ニ其_ノ心_ヲ。脩_ニ其_ノ身_ヲ。以_レ及_ニ之_レ於_一國_ニ。家_ニ其_ノ利_ヲ博_ニ哉。今_ニ公_ノ之_レ所_レ志_ニ之_レ學_{在_ニ茲_ニ而已}。與_レ夫_ノ寸_ノ而_レ彘_ニ強_ニ弓_者。豈_レ可_レ同_ニ年_ニ。而_レ語_ニ哉。予_レ本_ニ釋_ニ門_ノ之_レ徒_也。雖_レ不_レ與_ニ射_禮之_レ事_{樂_ニ。公_ノ之_レ志_{有_ニ成_ニ書_{之_レ以_レ貽_ニ近_ニ侍_之。學_{射_者云}}}}

十七 跋馬書後

夫馬之稱龍種者以追風籟雲也其為形也雄姿逸體隅自高睨而其蹄之削寒玉其耳之批秋竹匪翅才美外見其德與力無不備矣昔者穆天子之超光始皇帝之追電至今稱焉若夫七段之妙体須弥為筆虛空為紙誰敢記之溪聲為舌海波為口誰敢說之獨御馬者存於口訣而已

年 月 日

十八 跋貞昌公鶯宿梅詩後

日本後鳥羽院朝京洛有一寡婦甚愛梅花移植色香之異於眾品者一株以為莫之若者矣每歲有黃

鳥來宿頗似擇其栖者人以為奇怪矣兒童走卒誦此事也遙聞於青雲之上上欲移植此梅於內園

寡婦辱勅命之餘悲歡交加詠一首之倭歌

上感其歌也不移植之以鶯宿梅三字而名此花矣

寔千歲之美談也按夫曩昔楚襄王遊於雲夢之野

觀梅之始花者愛之徘徊而不能舍焉驂葉宋玉進

日太王誠有意好之則何若移之諸宮之園而終觀

其實哉宋主之意蓋以屈原之放微悟王而王不能

用於是退而獻梅花賦使後人哀之太唐日本其地

雖異其用心者豈復有異乎哉京洛之好事者使接

華者竊斫鶯宿梅一枝以接梅之在野外者亦來上
自公卿大夫下至庶士之家爭植其本矣是皆諸書
所記所由來者漸矣

伊勢氏兵部員外郎真昌公移植此本於我園每至
春時迎衣冠客接詞章士鋪筵設席娛一日之餘閑
是亦官暇之勝遊也夫梅之為物也生於寂寞之濱
不近於富貴之家然而得其時也或移之上林苑或
植之含章檐或在東閣名官梅而風騷之士動詩興
矣梅而稱官者梅之顯其名於世者也何遠之再請
揚州任范曄之遙寄江南信豈非為此花者乎分身

於千百億者放翁也擔肩於一兩枝者伯顏也是皆
奚取焉取當其歲寒之時不凋而暗吹清香也鶯之
為物本在幽谷之中遠避塵世之網然而得其時也
或囀於禁苑或蒲於建章然後賜金衣公子之名自
着黃袍者天之賜也鳥而稱公子者亦顯其名於世
者也。是皆花鳥之不求而自得其名者也吁此鳥也
其形雖小而其智有餘顧瞻丘隅之有美蔭畢羅之
所不擾彈射之所不驚托身於此以止焉豈非鳥之
知幾者乎今公之所植花木之後園即丘隅岑鬱之
處也庸人孺子之所不至畢羅彈射之所不及是亦

非黃鳥之可止息之處乎哉。於人亦然。夫士之生於此世也。學文講武。其業雖異。各不能無為。其味遭遇也。疏食水飲。獨善其身。不徇世之有勢利者。若將終身於此矣。是亦非寂寞之梅。幽谷之鶯乎。及其遭遇也。立其朝廷。正其衣冠。而諫君薦士。若世有令德者。匪特顯我身名。大顯其父母。而永遺榮名於子孫。所謂忠臣孝子之遇。知於主君。得志於其時者也。是皆為士者之志。而宰於國者。以薦之。為已任矣。

東昌公素有薦舉之志。自少之時。事我主君。夙興夜寐。未嘗一日安其身於私第矣。若夫為辭命。則草創潤色。皆有出一人之手。使於四方。則容貌辭氣。又不辱一君之命。加之進退周旋之中。其節也。言語政事之中。其理也。誰敢間然。以此盛德輔佐主君。主君享國者。億萬斯年。而公之及其祿於子孫者。亦不知其幾億歲矣。公退之日。移此花於寂寞之濱者。猶如薦文武之士於荒僻之地。然則公之移植此花者。豈復為無意乎。是歲慶長乙卯正月。下泚。偶有暇日。迎客鋪筵。此花雖吹色香。黃鶯未來。宿衆賞之。鳴於倭歌者。詠三十一字。以催遊興。於是公亦賦唐體之二十八字。以伸雅懷。其詩以此鳥來之遲。為遺憾耳。

創潤色。皆有出一人之手。使於四方。則容貌辭氣。又不辱一君之命。加之進退周旋之中。其節也。言語政事之中。其理也。誰敢間然。以此盛德輔佐主君。主君享國者。億萬斯年。而公之及其祿於子孫者。亦不知其幾億歲矣。公退之日。移此花於寂寞之濱者。猶如薦文武之士於荒僻之地。然則公之移植此花者。豈復為無意乎。是歲慶長乙卯正月。下泚。偶有暇日。迎客鋪筵。此花雖吹色香。黃鶯未來。宿衆賞之。鳴於倭歌者。詠三十一字。以催遊興。於是公亦賦唐體之二十八字。以伸雅懷。其詩以此鳥來之遲。為遺憾耳。

故末句云。花恨禽耶。禽恨花。既而日將夕。陽衆賓亦分乎而去矣。侍左右者。誦公之詩。僉曰。年之前後。嚴寒不正。是故黃鶯未出。幽谷南村。北村殘雪未消。今復無聞其聲者矣。其翌早有黃鳥。迂喬者來宿。此花一曲之聲。鬚鬚千聲。於是諸士相聚而謂曰。公之一詩。招幽谷黃鳥。勝於玉帛之徵賢者乎。予聞斯事。告其人曰。昔者明皇之鼓羯鼓也。使桃李一時開。花羯鼓之聲不至其極者。何以如此。今黃鶯之來啼者。亦詩語之妙。不至其極。何以感物。至於斯哉。公之忠義與事業之滿朝廷。邊隅者。人之所得而能知也。予可

略也。喜公之愛花與鶯之其心。有在。因記之於王詩之後云。

十九 書素書後

予自少之時。聞有素石公素書。而未見其書者。尚矣。既而行年六十。廢學倦文。加之目已翳。而不辨雲林之色。耳已聾。而不聽聲律之和。於此之時。偶見有下本之稱。王氏直說者。其書即昔人之所寫。而殆至於紙破字滅矣。暇日把卷。檢之。其辭嚴而其義密。非淺見諛聞之所可得而解者矣。且復差訛紛失。不知所以整頓之。是以忘其固陋。不拘直說之難解者。漫記

其理之似者於其傍以與一二鄉友講習討論者匪
翅一日一日學之座元書架之上挿朝鮮所刊之一
本即宋張商英之所註也其書亦歷年月者久而字
畫不明又不能無差訛矣強尋其偏勞推其點畫而
議之論之非復一日於是使南京邵光道騰寫之頗
正其誤旁加倭點與鄉友之好古者講之猶有所未
至者闕之以俟知者焉

二十 書於義弘系圖之傍

義弘依無世子讓於守護職於舍弟兵庫頭義弘義
弘武勇過人談笑却敵有寇於我國者義弘一戎衣

而親手其戈殲厥渠魁者數多矣匪翅播武名於我
國前太閤殿下秀吉公於朝鮮征伐之時義弘與
其子忠恒走從其軍數年之間勞於軍務於此之時
大明諸將率數百萬騎之軍至于朝鮮時吾軍屯於
泗川者僅一萬餘較之大明諸軍豈翅九牛一毛哉
大明諸將令數百萬之軍攻我泗川之城義弘親子
胸中自有數萬之兵甲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故自提
三尺直進入百萬之軍軍一時瓜潰追亡逐北伏尸
者八萬有餘流血漂槽矣於是參謀大夫龍涯者
求和義於我軍中義弘親子謀之曰武豈可久黷乎

且止二人之戈。是謂之武。竟應於參謀之求。令大明將茅涓濱為質。載之與俱歸于日本矣。大閣殿下為賞其功。賜親子以寶劍。且復賜薩州之地和泉高城二郡。以為其履矣。日本東西之諸將。無不稱贊其武名者。可謂義弘親子克我國家者也。慶長十年己巳八月二十八日。以龍伯尊翁之命書之於系圖之下。

光一 久保

天正九年壬辰之春。前大閣殿下秀吉公率幾內已西之士衆。征伐朝鮮。西海九列地近其國。是故

久保公率薩隅日三列之士率。走從其軍。武名雄略。遠出諸將。人皆無不歎羨其威名。不幸而薨於朝鮮之地。惜哉。

光二 歲久

大閣殿下西征之時。歲久有痿躄之疾。而不得出頭。時有一讒者。以為非其疾。漸漬而不驟。所謂浸潤之譖也。大閣亦不念讒口鑠金之戒。令細川幽齋不正其罪。而害歲久。歲久不幸而陷身於鋒刃。命矣夫。

光三 忠豐

大閣秀吉公征伐朝鮮。令日本東西諸將堅守朝鮮。

之地者七八年矣。朝鮮八道。尺土寸地。莫不印兵馬之足跡。然後窮兵於沙漠之地方矣。丁其凱旋之時。中國四國九列諸將。屯於金山浦之城。相約欲擇日而共唱凱歌。以一時解其纜。其約堅於金石矣。一日日將黃昏。當金山之城。火光接天。其庫頭義弘親子去金山者。二里餘。而繫軍艦矣。不知火光之所以然。令一舟問諸將。則無一人守金山之城者。軍壘焦土矣。蓋諸將背平日之約。不告而回於日本矣。是時中書公忠豐在金山城。獨不從諸將之背約。且復不屠大明數千艘。兵船直前訪。義弘親子軍艦翌日

俱共解纜而赴日本之地矣。忠豐親其親之志。非獨於中者。何能之乎。慶長戊戌之秋。大閣公薨矣。翌年有石田治部少輔者。大閣公之嬖臣也。募關以西之諸將。以為祖肩於秀賴幼君。將有事於關東。諸將亦感大閣公之深恩也。無一人而不從之者。其庫頭義弘亦雖感恩則有之。然不覺斯兵事之當與否。諸將之僉儀亦獨可奈之何哉。不得已而勉強從諸將之謀矣。忠豐雖在諸將之列。不與諸將共。而如臣事於義弘公者。無一日不在其幕下矣。既而諸將屯陣於濃列。関之原。忠豐獨在義弘行列之中。於是

關東亦將出兵馬於西京。兩軍偶然而會於關之原。兵刃既交而爭。兩雄者。半日程矣。吁。時耶。命耶。我諸軍。一時俱潰矣。中書公為其年壯。有血氣之勇。單騎而赴關東。諸軍一戰而結。子路之纓。東西諸將無不嘆惜之者矣。

齒 薩隅日三列府君歷代歌

高祖忠久號得佛。始領三列日嶋津。二世忠義稱道佛。此時上古其風淳。三世久經稱道忍。政士禮部安我民。給黎町由其孫子。伊集院亦骨肉勻。

忠宗道義建長間

其子貞久名道鑑
和泉孫子今殆盡
樺山北鄉今猶盛
道鑑有子號河上
氏久齡岳六代主
元久怒翁創福昌
有弟久豐號義夫
忠國大岳其諱譽
舍弟樵夫薩摩守

都鄙謂之為歌人

舍弟六人國為隣
佐多新納共相親
其中石坂跡獨泯
子孫至今更洗洗
創建即宗迹未陳
一子為僧戴烏巾
桃惠灯來尚循循
深固院古栽松筠
題橋豐列武威純

出羽伯耆亦叔季
 忠國宗子稱天勇
 大年登公天勇子
 立久節山民具瞻
 忠昌圓室諱玄鑑
 忠治蘭窓名津友
 勝久主國將滅
 欲讓貴久以家國
 貴久老父問誰某
 自新無由散鬱憤

有五兄弟德已均
 不嗣父位異天倫
 齋名一瓢德不貧
 龍雲廟古猶薦蘋
 寺名興國近城闈
 忠隆興岳不終晨
 幾殺忠臣自沉淪
 國亂其約皆不真
 一瓢之子稱自新
 更揚義兵無異論

從是三列諸家士
 辛未林鐘二十三
 海潮修梵南林寺
 義久治國猶超古
 以歌鳴世是餘事
 令人景慕何至此
 新創妙谷預修善
 令弟義弘兵庫頭
 匪啻譽聲動我國
 歸依三寶修妙圓

仰見貴久悉稱臣
 正是大中辭世辰
 香烟不斷日輪困
 是時六國臣伏臻
 惟德被民民歸仁
 遐齡猶祝八千椿
 碧瓦朱甍疊魚鱗
 武威振世重千鈞
 朝鮮八道誦名頻
 無人丕道希世珍

久保朝鮮撫軍日
家久多年在朝鮮
國務餘力嗜儒學
就中心學探其順
細大不捐藝非一
球王來降何歲月
吾君命運幾多少

惜罹微恙化作塵
壇施威武似有因
其本不亂壹修身
入禪教門轉兩輪
揮劍揮筆共彬彬
慶長已酉在難賓
孫枝子葉億萬春

六五 頌義弘公德業文

鳴津兵庫頭義弘公者。貴久公之令子。義久公之令弟。而今太守羽林尊君家久公之老父也。其爲人也。

武勇鳴世籌謀勝人。我三列本多方命而爲仇者。義弘公自少壯之時。守其藩籬而反者廢之。降者縶之。因之。義士輕死。忠臣委身。勇士之追強敵者。猶走狗之追猛獸。若無發蹤指示。何獲之有。義弘公指揮用諸勇士者。何以異焉。况親手三尺。以定九列乎。主將而對強敵。單騎而入。數千之軍中。相鬪而取勝者。人之所以不能爲。而義弘獨能之。是故前太守義久公使義弘繼其芳躅。自是以還。夙夜憂慮。謀我國家之久遠。寤寐不忘。義久公守國者五十餘年。國泰民安。至於今日者。皆義弘公之力也。先是天正年間。前太閤

殿下秀吉公出兵馬於西列。西列一統之後。殿下錫
 朱印於義弘。擢封大隅列。以為其履矣。於斯時也。義
 弘口不告人。而語於心。曰。我嶋津高祖忠久公者。右
 大將賴朝公第三子。而始領若耶北越伊勢伊賀。且
 復領海西薩隅。為七列太守。余來日本。響嶋津者。
 殆乎五百年。其國長久者。親戚不相畔也。今我獨錫
 朱印自伐。以領隅列者。國有兩主也。一國而有兩君。
 雖曰親戚。不知道從。况於臣庶之在下者乎。貽我子
 孫之患者。在此一舉。蝸角牽觸之事。可不思。端末未
 見之前乎哉。不若以所錫之印。卷而懷之矣。且復錫

日列諸縣之朱印。亦猶如之。是亦人之所不能為。而
 義弘獨能之。嗚呼。義弘非特有知與勇。遺此義於子
 孫。子孫亦可不思先業乎。然則興家享國者。豈翅于
 萬年之久哉。

廿六 壽龍伯尊君文

唐貞觀年間。魏徵上疏於太宗。曰。為國之基。必資於
 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
 禮形。則遠人斯格。格哉言也。
 薩隅日三列尊君龍伯大人生天文癸巳。生得人主
 之位。世為賢明之君。能知元首股肱之通。為一身手

足腹心之聯為一體。是故臣庶之在邦內者，委其身以不二其心。遠人之在殊方者，亦鮮辨以斯格矣。非德禮誠信之存於中，豈能感人之至於斯乎哉。魏徵上疏之言，併以為已。有是以我日本諸侯於東西者，無出其右者。不亦盛哉。是歲慶長甲辰仲春以來，微有風疾，身體不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於是使臣之在左右者，夙夜念之，禱爾于上下神祇，以祝無疆之嘉齡。庶民之在街巷者，亦抽我芹誠以祈三寶之護持。是皆尊君德化之所致也。傍有庸夫愚婦者，以風疾之所起，以為妖怪之為矣。古有謂曰：妖不勝德。

蓋妖者，怪異之事，怪異非理之正。宣尼之所不語也。其所不語者，何哉。亂我之正德也。大九應事接物之際，理未明則不免為妖怪。必於其明者，何妖怪之有。然則怪異之妖邪，豈能勝尊君之正德乎。縱有千妖百怪，極百端而窺覷，何敢望德禮之門哉。雖然，禱於神明者，亦不可廢也。昔者武王有疾，弗豫，周公作金縢之書以禱焉。夫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武王無可悔之過，無可遷之善，然而周公禱焉者，使臣之職所當為也。今於尊君亦然。其素行固有合於神明之德，然而使臣禱焉者，迫切之至情，不能自

已嚴命數十輩之僧徒看讀六部之般若一部之數積其卷者六百則六部之數積至三千六百卷其功助可勝言哉我今以一經之德論之當經第九會有能斷金剛之一品能斷者能斷衆生疑執金剛者至堅至利而能擊碎一切災殃一軸之經一品之德猶能斷疑執碎災殃何況三千六百之卷快一千六百餘之品分三百七十四億四十萬餘之字數其義理之玄微蠶絲牛毛豈翅俱底多而已哉加焉百億諸聖衆之在法中十六太威神之在會上皆來擁衛惡星隱曜妖邪潛形今復所翻之三百六十指之僧

衆開渺茫之口彈巍峭之舌至心讀誦衆口金猶可樂况降伏魔障哉今夫施般若之妙藥服般若之甘露則癢病疾痛雖切吾身皆悉消除所謂勿藥有喜者也且復般若之為德也以時配之則日照禺中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無不被其光者以義喻之則融通淘汰融之通之聾盲瘖痲亦啓昏蒙焦芽敗種亦得蘇息淘之汰之凡礫粃糠退而在後所謂凡礫向之所謂妖怪也妖怪妖怪去去勿少留速去勿復回顧急急如律令

廿七 轉讀般若配帙

孔夫子曰。祭神如神在。夫何言哉。盡其至誠。則雖百
 神明之有亡。儼然如在乎上。在乎左右焉。以其敬心
 純一故也。伊勢兵部負外郎。負鼎公有純一之敬
 心。能務于勤。夙興夜寐。以事其君者。孜孜不怠。是故
 神明是感。門戶亦榮。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者乎。比
 來喜捨資財。使予寄附。正八幡宮。公致敬心之外。予復何言哉。雖然。謹命
 十餘員之僧衆。轉讀般若一部。一部積其卷者。雖盈
 六百。然而其要處。只九箇字。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也。在中華翻之。則一覺字耳。中庸誠之一字。是

也。公今有至誠故。藹然有忠義之氣。有至誠故。油
 爾有孝敬之心。有至誠故。將頌君之美。有至誠故。
 盡罄我之情。有至誠故。以文會友。有至誠故。有威不
 猛。有至誠故。能正公權之筆。有至誠故。能運大房之
 籌。有至誠故。博聞洽記。有至誠故。明辨篤行。有至誠
 故。不巧言令色。有至誠故。不專權擅勢。有至誠故。惡
 星退散。有至誠故。吉曜來臨。有至誠故。無求不自得。
 有至誠故。無願不成就。中庸曰。誠者。天道也。誠能
 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
 公之於至誠。豈復有一致哉。予以公之行事。有初有

怒論之。自奧列刺史羽林次將忠恒公為世子之
 時或在朝鮮或在京師。公未嘗一日不隨侍其左右
 矣。刺史比將有朝覲之禮。公亦主供奉之職。維
 時春雨連月。想是公之至誠。能開衡山之雲。豈特昔
 年韓昌黎哉。於是人僉曰。真昌公。今之韓昌黎也。
 不亦盛哉。伏請威力神通大自在王正八幡大
 菩薩會中八萬諸聖眾會上十六大善神同證明之。
 同洞監之。至禱至祝至禮。

光八 者讀般若配帙。謹據第六分現化品。據其文義。佛告善思。汝等當知

修習希有陀羅尼門。此陀羅尼門。過於諸文字。言不
 能入。心不能量。是故若為衆法不入陀羅尼門。能通
 達此門。心得清淨。身語亦爾。所行順理。般若堅固。諸
 惡魔軍。無能燒者。一切外道。不敢對揚。諸煩惱業。莫
 之能壞。身力堅固。心離怯弱。有情見者。無不蒙益。諸
 佛世尊之所稱贊。天龍等衆咸擁護之。云云般若之
 功德。豈不大哉。爰有
 伊川藤氏抱節翁。自少之時。事君以正。接友以信。正
 信之所存。文武之所存也。是故國君亦使翁以禮
 傑出于諸士之上。矣。國家有事。則親執戈。是單騎而

入數萬軍。國家無事。則載囊弓矢。閑坐而詠卅十字。或以國君之命監一城一邑。則竹馬童子亦喜之。迎以拜於塗。況農夫商賈之歌於市。抃於野者乎。是皆翁之所行順理。故有此感格。有此感格者。正信之能至者也。能至正信者。能通達陀羅尼門者也。翁之為人。可謂能成矣。是歲慶長乙巳之夏。不幸而罹小疾者。連月罄力於醫術。祈乎於神明者。莫敢怠矣。頃厥疾雖漸瘳。身力未堅固。起居未輕利。寔非諸天善神之護持。爭得年災月厄之解禳。因茲擇今月初四甲戌。就于私第莊嚴禳災保安之場。拜請七負之比

丘衆。有讀非主藏所譯之般若無一字之遺漏矣。至同十二癸未。畢六百軸之功矣。若夫上之現化品之所宣說。則魔軍無能燒者。身力弥堅固。而至老益壯者。何疑之有耶。現化一品之德。猶且若此。而况一部六百卷。二百六十有七品。六十二億四十萬有餘字之勛力乎。然則雖日有年災。與月厄疾病纏綿之厄。山林樹木之厄。一一解散。勿為留難矣。專祈當生甲午。身宮康健。壽筭綿延。修般若正因。魑魅魍魎皆悉摧滅。施惣持妙藥。癢疥疾痛自然消除。諸夫之所護持。衆人之所瞻仰。如植幹之扶小枝。而俱植

永執重權似松柏之後衆木而不凋克保晚節伏諸
法中八萬諸聖衆會上十六大威神齊垂昭明鑒我
丹悃

又

夫般若大經者我大覺世尊開初筵於鷲嶺畢散筵
於鷲池二十有二年融通群機泐汰小乘之所說也
簡表之重大義理之玄微大藏裡莫若此經是故
讀誦解說者或寡矣世之求福於佛夫祈壽於神明
者讒讚禮轉讀而已經曰讀禮轉讀所在之所諸天
善神常隨擁衛云云所謂轉讀者每卷翻其相葉而

所檢閱者不過數百字矣轉讀且有禮必應諸天擁
衛而况不遺一句半偈片言隻字焚香薰讀者乎佛
天所護其應可勝言哉按第十會理趣分曰若有
情類受持此經常勤精進修諸善法惡魔外道不能
稽留四大天主及餘天衆常隨擁衛未曾暫捨諸佛
菩薩常共護持令一切時善增惡減云云金口之說
豈復可生疑乎哉

大日本國大隅列下大隅郡奉三寶弟子忠仍去歲
以來眩暈不止起居無輕不想佛夫加被爭得身體
平安因茲消取今月初二戊寅良辰就于

華第。開保安集慶之法。延命六十指之僧徒。看讀六
 百卷之真詮。至於同十二戊子。畢其功矣。所謂不遺
 一言一句者也。然則今之所患。縱雖自有宿世怨敵
 妖邪奇怪。諸夫善神之所擁衛。何敢可少稽留乎。且
 復般若之為德也。如金剛自体堅密。水不能爛。毒不
 能害。又如妙寶神珠。不與一切煩惱共居。而能折滅
 一切煩惱。吁般若功德。不可稱計也。如此。伏願
 身宮康健。命運亨通。丕稱門閭之棟梁。永保歲寒之
 節操。搃持妙藥。何借葛洪之百鍊丹。般若神珠。不屑
 下和之一團。璧世稱宗子。播聲譽於三列。家產奇兒。

鐘禎祥於闔國。凶星退散。而潛其影。吉曜來臨。而增
 其光。四時無少病。少惱之憂。八節有常安。常樂之慶。
 至禱至祝。至祝至禱。伏請。

光九 六部般若配帙

謹撰初分。校量功德品。據其文義。佛告天帝釋言。若
 善男子。於般若波羅密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請夫
 常隨衛護。有無量百千天子。為聽法故。皆來集會。歡
 喜踊躍。設有障難。不能遮斷。眾魔眷屬。不能侵擾。宣
 說般若故。心無怯怖。不為一切論難所屈。云云。且復

第六分陀羅尼品。曼殊室利說。一頌言。捨持猶妙藥。能療衆惑病。亦如天甘露。服者常安樂。金口之說。豈可生疑乎哉。我

君前灌潤日三列。太守龍伯法印內。有慈愛之心。外無暴慢之氣。其志不滌世味。其言不負人情。若有小過。未嘗不悔。若有一善。未嘗不遷。心雖無塵垢之汚。未嘗一日不齋戒沐浴。對越於神明。其之為人。可謂成矣。是歲慶長己酉二月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輔臣僚佐之侍於其側者。覓醫術於東西。禱神明於上下。無晝無夜。莫敢怠矣。於是相儀曰。非蒙佛夫加

祐。幸得身体平安。因茲消取初夏之朔壬子。就于華第莊嚴。禳災保安之場。命濟洞二宗三十餘真。看讀唐之玄非所譯之般若。無一句一字之漏却矣。至於同初九庚申。畢六部之功矣。若夫如上二品之所說。則諸夫衛護。而障難何敢侵擾。况復衆惑病乎。一品一偈之德。猶能若此。而况三千六百卷之勛力乎。專祈慶生癸巳。身心堅固。命運亨通。天神之所。維持邪妖邪怪。遠退散地祇之所。加被橫難橫病。速消除。揮般若寶劍。而去千災。服捨持妙藥。而調五臟。長享彭祖八百之壽。庶樂啓期九十之齡。伏請

十六大善神八萬諸聖衆齊垂昭鑒感我至誠

三 觀音經配帙

法華普門品曰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
生福德智慧之男金口之說豈有疑哉是故謹集現
前僧衆稽首合掌以讀誦此品者一百卷
國君家又身心堅固武運亨通卑產鳳雛皆令雀躍
乘孤蓬矢之後施德化於三國揚武名於四方至祝
至禱至禱至祝

卅一 隅列國分莊永德寺地藏堂再與幹縁文

聞昔隅列國分莊者諸大薩埵之古道場也相傳此

地昔年有洪水之害人皆作魚矣丁斯時也諸大薩
埵亦面貌枯瘁而流入大海諸大伽藍亦梁棟傾斜
而化鳥有去矣及其水之涸也一地藏薩埵不知
自何地何山而來幸得解脫洪水之難止於是處居
民之有其志者即構一字之茅堂安置薩埵因寺名
永德有一比丘修香火業比丘去來堂宇至今壞在
民村是亦居民孽遺者之所口傳也未知是否亦來
經其歲月者不知幾百回矣慶長辛丑之夏
嶋津華曾龍伯尊君相攸欲營華第於此地至於甲
辰冬之仲華第落成矣諸士大夫之侍從者殆乎千

人野人之懷惠而移家者倍焉。然後國分爲一都會之地矣。於是乎上行下效。百廢具興。有神宇之復。舊者有佛廬之斬新者。輪奐之美。壯麗奪目矣。獨地藏薩埵堂宇。蕭然依旧。不蔽風日。尊体亦有若無矣。爰有警者。正壽院者。欲再造薩埵之堂宇。有其志而無其力。若非檀度之助。爭遂其夙志乎。於是肩囊手杖。徧扣十方檀度之門。古之所謂細流聚而成巨海。土壤積而成太山。若然則土木之功。亦寸累尺。錙積銖者。何願不成乎。夫以地藏薩埵者。閻魔國十大冥主之主君。而以大悲願

爲內。以忿怒相爲外矣。按蓮華三昧經。地藏有六種之名。第一檀陀地藏。第二寶珠地藏。第三寶印地藏。第四持地地藏。第五除蓋障地藏。第六日光地藏。蓋一休分身。而導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之六道也。衆生在世。有無量罪業。及其新歲也。薩埵判在世造惡之輕重。斗秤欺誑人。且復懸以淨玻璃鏡。照彼衆生心內罪惡。想夫薩埵之慈心。令一切衆生遠其罪惡。是故現忿怒相。道之齊之內。稱勝軍地藏。閻魔王。王赫斯怒。爰整諸衆生。以遏諸惡業。以篤人間。祿以對于瞻部洲。此閻魔王之勇也。今閻魔王一怒。以安

人間諸衆生。然則勝軍之號。不虛設者乎。其功勛之所及。豈復可言說乎哉。且有薩埵之誓願。縱有五逆罪者。後其惡以一心念。彼地藏薩埵。々々以大悲願力。代其衆生受諸罪苦。其誓願慈心。及衆生者。有海之口。溪之舌。不足報焉。若有善男善女。聞此誓願者。何敢造其罪作其惡乎。漢昭烈皇帝將終。戒其子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爲。皇帝之慈於其子者。延及天下後世之人。其所利濟者。豈不博哉。薩埵之德。亦一毛一滴之善根。不爲不夥。一瞻一禮之歸依。何得無惠。伏願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

農工商。有其善根者。施一溢米。福等河沙。捨半文錢。罪消塵劫。今我勸進之志。在茲而已。

平出水入權現上梁文

薩州牛山院平出水村。素有一社。名入權現。相傳曩昔。主於此村者。勸請熊野太權現。以爲一村守護神。權現垂跡入居此地。是故号入權現。先是文明十四年壬寅七月之晦。所落成之社。樓指則至。于是歲庚戌。一百二十九年也。雖經此歲月。而無一修之者。以故。神廟舞殿。不蔽風日。是可忍乎。岩崎與右衛門尉秀之。齋名猶存。有欲修之之夙志。擇閏二月廿二良

辰。始運斧斤。至於三月十一日。畢其功矣。伏願

上梁之後。柱礎堅固。不動不傾。殿宇清麗。無災無難

專祈。今之主宰。伊集院伴右衛門尉。身宮康健。武

運亨通。公私安寧。子孫昌盛。次冀。秀之身心堅

固。災障不侵。壽命長延。福德圓滿。萬民快樂。五穀豐

登。國中無兵革之憂。村裏避疾疫之害。

冊三 修葺石体宮文

正八幡大菩薩靈廟良方。有石体々々。有四句刻文

文曰。昔於靈鷲山。說妙法華經。今在正宮中。示現

大菩薩。竊聞

正八幡大菩薩。釋迦牟尼世尊分身也。今擬此妙文

則世尊分身。豈可生疑乎哉。刻文字畫。非後世智巧

之士所得而為。是故秘而不顯焉。此四句妙文。傳聞

於豐之前。列宇佐八幡宮。孽臣邪神。之在其傍者。聞

之曰。我八幡大菩薩。以正信而擁護國家。豈有怪異

之事哉。不若遣使於彼國。以除却怪異之事。使一切

衆生。決其疑惑。既而遣使三人來。而欲燒却此石体

之妙文矣。原夫。雖不知何代何年。然四月初三。即其

日也。三使共焚石体。其焰熾然不息者。一十八日也。至於四月二十日。四句妙文增明。而其石不少焦矣。

於是三使亦不知所云。其一人立死。其一人途中而死。所謂斷佛種故。受斯罪報者乎。其一人歸於豐別。告之於宇佐八幡宮神官。神官亦知此妙文之非人之為也。增知此神靈之不可誣也。且復八幡大菩薩尊號之上。加正之一字者。亦出于四句妙文。然則正宮之號。不虛設也。明矣。豈非符契威力神通大自在王之赫者乎。且法華金丈曰。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讀誦。思惟是經。為他人說。所得福德。無量無邊。火不能燒。云云。想夫受持讀誦。是法華經者。火不能燒。而况此四句妙文。自然出

現者乎。後世上下人民。念念勿生疑。妙文出現之後。營一社於石体上。爾來盡日本國中。無不聞而瞻仰之者。一社經歲月者。久而有興有廢。不知幾回。今也梁棟柱礎。不動不壞。然而歷數十星霜。風雨壞簷隙。矣。是可忍乎。今執行太官司助長。行以扣村々民家之門。欲受溢米半錢之樂。施以修葺簷隙。矣。有司奏之於龍伯尊君。々々平日瞻之仰之者。不為淺矣。况彼感執行助長之志也。施數萬石。以為助緣。然後修之葺之。庶土攻之不日而成。一新之社。於是匪翅神官々々。慶於庭。商賈農夫。亦歌市林野。上下仰以

祝 神靈久遠。俯以祈 尊君遐齡。伏願 大
檀越龍伯尊君身心安樂。四時無 一点之災。福壽增
長。八節有 太來之慶。惡星退散。吉曜來臨。長為佛法
金湯。永作 皇家藩幹。乃孫乃子。常樂常安。

卅四 開列願成寺鐘銘

開列帖佐，卿願成寺者

前薩開日三列太守惟新尊君所草創之精廬。而運
譽上人修念佛三昧之道場也。草創未幾。殿堂門廡
漸成。庖廩井竈具備。於是乎安千佛於寶座。香灯不
怠。百爾器備。僧寶亦足。特以無洪鐘為闕典矣。

尊君命治工之善於範圍者。新鑄洪鐘。懸之小樓。以
令諸僧警晨昏。夕誦之時。而鞭其後者。可謂其志深
矣。諸士之各有其業者。聞此鐘聲。自起吹燈。勤之不
怠。莫不成其業矣。若夫農與工商。放於利而行者。亦
聞聲而遠塵。離垢。偏赴佛地。加之。人人勤其業。而庶
且富者。是皆尊君信力之所致也。雖自後五百歲。人
皆樂其遺化。沐其餘澤。愈久而人愈思慕焉。愈遠而
人愈欽仰焉。大覺世尊之所謂。現世安穩。後生善
處。金口要文。復奚疑。銘曰。

我君威武 能屈入兵 歸依三寶 意抽至誠

草創精舍 掃棘擺荆 命巧治者 新鑄華鯨
 聲聞兩岸 響徹八絃 警發蒙昧 引接迷情
 六窓深閉 一擊忽驚 南商北賈 日夕送迎
 霜晨月夕 浦夕鏗鐫 下自士庶 上至公卿
 聞者遺世 何願不成 今此蓮社 不顯其名
 一鐘之德 安國安氓 何止孫子 千萬年榮

卅五 淨光明寺上梁文

釋教之書曰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也緣者外物也外物非色欲而何息色欲者勤儉者之所為而至人之大量也儒教亦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

也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非有得於心者何以有其中心之悅而何誠服之有哉人有威猛則無不服者矣威服者面革而非心服也歲月久而不棄者非心服而何敢當之乎哉

薩摩列鹿嶋郡淨光明寺者無量壽佛之道場也山名松峯 嶋津高祖忠久公領此三國之時與一邇上人一流垂宣阿俱共來而同居此國權輿於無量壽佛之本堂其權輿不知幾年月之久矣先是忠國公有修造佛堂者其完葺之板漫生其翼十一代住持不忍視之雖有修補之志然未敢果矣尔來

歷年月者久而匪管板之生其戮材木亦腐朽矣十
 三代之住持又不忍視之修補之志造次顛沛未嘗
 忘之然而短臂不及痺屢思而未果者殆乎十年寸
 積尺累至於今年戊午歷十一年歲月而其功成矣
 我素以儉而易足為其用矣二三有司聞之於
 薩列殿下家久公公本有修補之志與住持之志如
 谷符節使完葺之板十二萬而寄附之於本堂於是
 我願既滿衆望亦足 伏願
 上梁之後燕雀喜成龍象接武法道隆替接待由人
 精廬廢與進止在我或勞手藝或勞心力自誇其功

或執斧斤或執刀鋸各審其技畫藻於梁上刻山於
 柱頭寺前寥々山入白樓潮生滄海庵頭寂々僧歸
 夜月龍出曉堂四時無一点之災八節有太來之慶
 至祝至禱至禱至祝

南浦文集卷之上終

三孔



